



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

李 班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4010

统一书号：T10158·471

定 价：0.12 元

一支中国人民志願軍的英雄部队，自跨过鴨綠江后，日夜穿过濃烟和大火的朝鮮城市和村庄，战士们怀着对美国侵略者的无比仇恨，現在，正向着冒进的十九万美国兽軍的朝鮮西綫的一支矛头——美二师进犯的方向，迎上前去。

这天落着細雨，到下半夜，雨又变成雪。雪花落在脖頸、臉上，立刻溶化成水；从臉上、脖頸上，往衣服里，往背上流。凉凉的，冷透了全身。

山道崎嶇，雪落在粘土和鵝卵石上，象涂了一层油，脚沾上去，一跌一滑。夜，墨一般的漆黑，后面的人，紧紧盯着前面的人，小心的，大步的跟上。

走在全連前面的三連长徐林，每当过一小桥和难走的水洼时，便停下来用电筒給战士照亮道路。

“炮班长，注意这个独木桥！”徐林对走过来的炮班长說。

炮班长黄振明，扛着六〇炮架子，就应声往后傳：

“注意独木桥，小心別掉下去！”

这是从山頂冲积下来的一条水沟，一根老木头横在那里。紧靠山根，一条羊腸小道的右側，是看不清有多深的山

澗。

战士宋永年一脚踩空了，掉下去，幸亏被一棵小松树挂住，炮身和炮盘却没有离开他。站在桥边的徐林連长打亮电筒，馬上把他拉上来：“摔坏了沒有？你打瞌睡了吧？”

“好險沒把炮掉下去，真他媽滑！”几乎滾下山澗的宋永年，滾了个渾身泥，臉划出血，象埋怨又象責备自己的黑了一句。

翻过山，走上一条小公路。路还是滑，但可不用担心滾下山澗去。步子更放快了。

这是出国作战以来，第一次落雪。

也許，凉凉的雪花，更提起战士的精神，行列里到处有說有笑；特別是一班的机枪射手袁斌，正在用那永不疲倦的調子，讲第一次战役追歼逃窜到楚山的李承晚匪軍的战斗情形：

“那个‘小李承晚’真能出洋相，穿件女人的裙子，钻到鍋坑里，抹了一臉黑鍋灰，我一把把他提了出来，他还装着女腔和我說：母拉卡索（不懂的意思）。”

接着是好几个人的哄笑声。

一班的何家瑞接上一句：

“李承晚軍是屬兔子的，見人就跑，見山就钻；那天要象今夜这个路，得跌八百六十个跤！”

“你別看他們当俘虏的那个熊样，野心可不小呢，他們还梦想过鴨綠江哪！”

“繳获的美国作战地图，把咱們的沈阳、哈尔滨都画进他們的进攻計劃里去啦！”

“这话算叫你說对了。”陆大新俏皮的插上一句，“我們出国作战为的啥？”

这时，袁斌换了換扛着机枪的肩，順嘴說出他出国时編的快板：

“美帝杀人又放火，
侵略朝鮮犯中国；
中华儿女挺身出，
援助朝鮮就是保祖国！”

行列里愉快的贊揚着：“袁快板，你說的好，再来一段……”

袁斌是全連甚至全团聞名的“快板詩人”，这和他任云山战斗用机枪打死十三个美国鬼子的立功事迹，都上过部队报纸的。

他想了一会，又順嘴說出一段：

“人民英雄汉，
三天不吃飯，
紧紧褲腰帶，
一样消灭美帝王八蛋！”

这是他在云山战斗下来后，回忆在激烈炮火下，忍饥挨餓，消灭敌人的情形編成的。

一班才十八岁的青年团员張玉明，也跟着接上一句，

“美帝王八蛋，
离开了飞机大炮玩不轉！”

大家一陣哄笑。有的說：“小張不简单啊！也学会啦。
袁快板带的这个徒弟有成績！”

張玉明，是被大家喜欢的一个小弟弟，他聪明、活潑、能干。在班里，他处处跟共产党员袁斌学习。

一班班长赵兴，是个一贯少言寡語的人，这时也說話了，

“要是这个夜黑天，抄着小道摸到鬼子跟前，給它来一个手榴彈大会餐，鬼子炮火再多，也不頂用！”

走在前面的徐林，細心的傾听着。战士們的愉快情緒感染着他，他滿意的想着：“战士們經過出国第一次战役，打响了头一炮，大家对胜利的信心是很高的，对敌人是蔑視的。这种乐观的情緒，是打好仗必须具备的条件。云山阻击战，全連挨了三千多发炮彈，但是，美国鬼子的炮火並沒有吓住我們……。不过，当一个連的指揮員，却不能象战士那样輕敌，应当設法对付敌人的炮火，尽可能减少伤亡，完成任务。不是嗎？战士也体会到了：夜間抄小路摸上去，进行近战，搞掉他的炮兵陣地。战士們是有經驗的。前几天，师里开軍工会，师长不也是强調发揚夜战、近战的作战精神嗎？……”他觉得这个战术思想，应对战士特別加强进行教育。

徐林，这个二十六岁的青年連长，是习惯于思考的一个人。他沉默寡言，初見面，你会认为他过于严肃或冷淡无情。但一和他交談或接触以后，很快地你就会对他的誠懇起了很大的好感，并完全信任他。

战士們都喜欢和敬爱他，除了因他在战斗时沉着、果断、勇敢、机智以外，还因他对战士的了解和体貼。他对全連战士，象对自己十个手指头那样熟悉；他能准确地說出任何一个战士的名字，什么地方人，什么时候入伍。有如他过

去在火鋸木厂当工人时，了解每一根鋸条、鋸齿一样。他能及时了解每一个战士的思想情感，并能耐心的去说服、安慰、鼓励、帮助战士们进步。但他又是非常严厉的。

他計算着出国作战到现在的天数，从十月二十五日跨过鴨綠江，到现在，将近一个月了。在这一个月里，他的連队打了两仗，捉了一百多个俘虏，可是他还是不够滿意。眼看美国鬼子的飞机，整天都在杀害无辜的朝鮮人民，这更使他感到自己的連队歼灭敌人还太少。前天出发时，六班房东一家老小六口，被飞机打死四口。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抱着打断了腿的孙子，咬牙切齿地憤恨的情景，几天来，老是在他的脑子里旋轉。特別是一班的机枪射手袁斌憤恨得直跺脚要求战斗任务，要給这家朝鮮房东报仇的情形，使他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記。

他对一班的袁斌——那个有着紅紅面孔的青年机枪射手，多咱都是有說有笑的“快板詩人”，特別抱着好感：

“这是連队的骨头，一个連队有了象这样的几个人，完成艰巨任务是不成問題的。”他計算了一下，滿意的想着：“經過楚山、云山的两次战斗，又出現了好些个出国时志願来的新战士的骨干。”現在，他充分感到，他身后这一百多个战士的实际力量。和在國內解放战争时的每次战前一样，他正确的估量着每一个班，每一个人的战斗力。

他的思想，被即将到来的新的战斗任务吸引着。

队伍又轉上公路，指导員刘平带着通訊員小吳从营部开完会赶上来了。他打亮电筒，照着徐林流着水珠的臉。

“老徐，你的表几点了？咱俩对对時間。”

在这雨夜的行軍路上，营长和教导員召集各連指導員，把敌人的情况和部队前进的目的地作了傳達。刘平和徐林对表，是为了遵守营的指定時間，按时到达上級指定的目的地。

“你怎么才回来？营里淨傳達些什么情况？”他一面問一面看表：“現在两点三十五分，我們从五点半出发，走了九个多钟头。”

刘平揩了揩臉上的水珠說：“你的表比营长的表整快了五分钟。”

刘平知道徐林的习惯，他总是把自己的表比营长的表撥快五分钟。

他俩平行的走在队伍前面。

“营里傳達些什么情况？”徐林燃着一支出国时买的“大生产”香烟問着。

刘平向徐林要了一支烟。

“你怎么也想抽烟了呢？”徐林知道他向来不吸烟的，奇怪的笑著問他。

当刘平点着烟，徐林借着烟头的火光，看到刘平臉上带着异样的兴奋。

“你今晚这样高兴，是不是听到什么好消息？”

在这里提到的好消息，通常是指哪个兄弟部队和朝鮮人民軍部队歼灭了多少敌人，或者是，将有一个漂亮的战斗任务分配下来。

刘平抑制不住他的兴奋，但他也一时說不出自己兴奋的原因来。

“吸一口烟，可以暖和一点。好消息倒不少，也許明后天可能有战斗任务。”

“目的地还有多远？”

“就在前面，再走十五里地，过了这条公路，往里轉个山沟就是。我們到那休息待命。到那里具体战斗任务才能明确！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繼續說：“現在，总的情况是：敌人不甘心第一次战役的失敗，又出动了其全部兵力十三個师、两个旅，大約有十九万人，企图驅逐我們过江回国。他們狂妄地宣称这次进攻为圣诞节回国攻势，甚至說鴨綠江不是中朝两国边境，企图作为下一步进攻中国的借口。西綫敌人是美二师、二十五师、土耳其旅、伪七师、伪八师、伪六师的一部，共五六万人。这一股敌人企图占領自清川江口到嘉山、龙山洞、龍門山到宁远一綫，以便繼續向北进犯。美二十四师，英二十七旅，伪一师从定州、博川、泰川向西北进犯，作正面进攻的策应。东綫敌人集中了美陆战一师、美三师、美七师、伪首都师、伪三师共五个师，美陆战一师从咸兴北犯，企图經长津进展到江界，迂回我西綫側翼。美七师自丰山北犯，企图进犯中朝边境的惠山鎮。伪首都师、伪三师企图进占鏡城和清津向中苏边境进犯。这次攻势是由麦克阿瑟亲自来前綫指揮的。我們是进到清川江北岸，准备粉碎敌人的总进攻！”

徐林一面听着，一面在想着自入朝作战以来他所熟讀的朝鮮地图。这个火鋸木厂出身的工人，經過六七年革命的鍛炼，努力学习，不仅成为一个善于細密思考問題的人，对于各种地理形势，尤其是軍事地图，更养成钻研和学习的兴

趣。現在，在他眼前，描繪出一片軍事地图上标明着的朝鮮崇高的山嶺，分歧錯綜的河流；帶着飛機、大炮、坦克、罐頭、女人裸體照片，滿臉黃毛的美國強盜進犯的矛頭。同時，在他眼前出現的，是在這樣的寒風冷雪里，同時前進的我軍無數支分頭迎擊的矛頭。各個部隊，也和本連的戰士一樣，也正在沿着山路和人迹稀絕的小路、公路，一跌一滑的前進。他認為，這裡主要的是：我們背後是四萬萬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偉大祖國，而這裡離祖國這樣近，敵人進攻的矛頭就正指向祖國。這就是意味着：敵人把每天投在朝鮮城鎮、鄉村的炸彈、汽油彈，也想投向祖國人民的頭上。美國強盜，白天、黑夜投擲炸彈、汽油彈，把早晨還是整齊的村鎮，下午就會化成一片廢墟……。這些在他的印象里是多麼深刻啊。

從聲音，他感覺劉平在告訴他情況時，是嚴肅、激動的。他知道，他和劉平，以及身後的這一百多名戰士，都要為當前的情況引起激動的。

劉平除了象徐林感覺到的心情激動外，還帶着更多的愉快、興奮的心情。

細粉一樣的雪，漸漸變成雪片了。夜，更冷起來，在開始結凍，眼前的公路也越來越白。

劉平在講完情況後，又繼續說道：

“老徐！還有一件令你高興的大事，現在，全國掀起了抗美援朝的愛國運動。各民主黨派都發表了聯合宣言，一致支持抗美援朝的愛國行動。黑龍江省人民組織了八千人的志願抗美援朝擔架隊，全國各大城市組織了好幾個志願抗美援朝醫療隊，現在也來到朝鮮。教導員傳達團夏政委的話說：

我們背后有祖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雄厚力量的支援，我們对美帝国主义作战，是有全国人民、全世界正义人民作后盾的。”

这确是令人兴奋的消息。徐林仿佛看到：当美国飞机在丹东上空投弹，及一个月前，美李匪帮窜进鴨綠江边的楚山，炮轰对岸我們祖国的村鎮时，全国人民的激愤情形。

“我现在考虑，我們这次战斗，怎样能打得漂亮，怎样能狠狠地抓住美国鬼子，叫他一个都跑不掉！”徐林一个字一个字地，鎮靜而緩慢的說。

“我觉得，这次战役比上次战役，我們胜利的把握更大些！”

“当然，上級早已周密的布置好了。不过，我考虑这次应当大大發揮我們夜战、近战的作战精神，往里猛插，用我們的冲锋枪、手榴彈，首先搞掉敌人的炮兵；大部隊分割包圍，一块一块的吃掉它！”徐林想着战士們行軍的情緒說：

“听战士們在行軍中的‘閑啦’，看出战士們也体会到用夜战、近战搞掉敌人炮兵的战术思想了。”

“战士們从切身体驗到夜战、近战的好处是快的。”刘平同意的說。

“不知道这次能够給我們一个什么任务？”徐林伸出手接了接紛紛飄落的雪花：“雪越下越大了。”

刘平除了向徐林讲的这些事外，还有一件属于个人的兴奋的事情沒有告訴他。他現在正在考虑：是不是让徐林知道？他透过冰冻的棉衣，用手摸着单軍裝上衣口袋里的一封信，——这是他在沈阳后方医院当护士的爱人孙洁，在参加

抗美援朝志願医疗队来朝鮮前寄給他的。他到营里开会，教導員亲手交给了他。当时在一間道旁临时傳達情况的小房里，沒来得及仔細看。現在，在这雪夜的行軍路上，透过紛紛飄落的雪花，仿佛看到她的爱人孙洁，穿上了棉軍装，斜挂着紅十字卫生背包，圓圓的面孔上，带着对敌人的仇恨，跟随着队伍前进。

他有着也让徐林分尝到自己的愉快的心情。

在出国前，他的爱人孙洁，曾到連队来看过他。那时他剛調回三連不久，徐林以三連連长的主人身份，和对待老友的爱人的心情，誠懇的、热情的招待了孙洁。曾特別为她准备了四个菜，三个人在飯桌上愉快地談論了許多事情。他們細心的傾听她生动的叙說二年来家乡人民生产建設，政府、机关、学校的緊張工作、学习的爱国热情。

那时，正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李承晚匪帮，举行仁川登陆后，侵占汉城，并气势汹汹大規模侵越三八綫向北进犯的时候；也是周恩来总理向越过三八綫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，提出严重抗議的时候；也正是美帝国主义飞机不断侵犯我国領空，在丹东、集安上空不断攪扰的时候；那也正是全国人民，尤其东北人民看到朝鮮局势严重，祖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而群情激憤的时候。她当时曾向徐林、刘平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：

“我若能离开工作，现在就志願到朝鮮去援助朝鮮人民，向美帝国主义作战！”

“現在，她真的志願抗美援朝来啦！”刘平深深地为她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和行动所感动了。

他替她感到荣誉。

刘平，是多么想念祖国，多么渴望听到祖国的消息啊！现在，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爱国运动，这对于身在朝鲜战场的人，该是多么大的鼓舞啊！

他从爱人孙洁的来信，更感到祖国的温暖、可爱。他想到祖国人民都在关怀着朝鲜战场的每一个胜利，不知有多少象孙洁这样的青年男女，都把亲自参加抗美援朝斗争看做是最光荣的志愿呢。

总之，他感到整个祖国都同他在一起……

但是，摆在面前的，是即将来到的战斗任务。明天，也许后天，就要冒着敌人的炸弹、炮火，进行殊死的战斗。怎样把部队的情绪燃烧得更旺盛，怎样更细密的组织战斗，做好一切战前准备工作，这是作为党的支部书记，连队的政治指导员，必须负起的责任。他觉得在传达了情况任务后，是没有必要把个人的私事告诉别人的。他想：等她真的如信上说的“在医疗工作上立功”时，再告诉徐林也不迟。

前面一片火光，越走火光越大，逐渐看清楚那是燃烧着的村庄。

“前面也许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”刘平指着那片火光说。

行列里传出战士们仇恨的声音：

“又是美国鬼子放的火！”

二

队伍在一个被敌机殘暴轰炸过的村庄休息待命。

雪，繼續靜悄悄地落着。

战士们圍攏在火堆旁。牛棚、苞米仓子、房木……，在无情地燃燒着，不时一棵房木被燒断，崩起火星，接着又繼續地燃燒下去。苞米燒得劈啪作响，战士們的衣服在火堆旁烤得冒出蒸汽，但雪落上去又湿起来。人影在火光中晃动着。有的在火光下打瞌睡，有的把湿透的鞋袜放在火上烤。火焰把空气燒得溫暖起来，大家不再象方才行軍时那样冷了。

刘平和徐林默默地坐在一块石板上。

火光映照刘平椭圆形的臉，他那明亮的眼睛凝視着一块正在燃燒着的白綢裙子。徐林的眼睛在思索的凝視着燒焦的苞米棒，不时深深地吸着烟。他的一双濃眉也不时紧蹙，高顴骨的面部显现着疲劳的黯淡的阴影；那多皺紋的前額，刻划着他比刘平多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和折磨。

刘平凝視地思索着，他想象着这一个被美国飞机破坏了溫暖与幸福的家庭的命运。他聞到一股尸体的焦味，想道：也許燒死了一个准备出嫁的姑娘？也許燒死了一个辛勤劳作的朝鮮媽媽？也許是一个有着苹果般紅潤圓臉的小孩子？她們在今天早晨还在一个飯桌上吃飯，也許在媽媽正給孩子夾菜的时候，美国强盜的汽油彈就投下来；也許朝鮮媽媽正在搓着苞米粒的时候，一顆子彈穿透了她的胸膛。她們泥一把汗

一把地收到家的苞米，就在这雪地里无情地燃燒……。即便她們現在還活着，這燃燒着的每一粒苞米，不都是她們的汗和眼淚嗎？這麼大的一個村莊，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，世界上還有比美國強盜更狠毒的嗎？美國強盜簡直是要滅亡朝鮮這個勤勞勇敢的民族，祖國人民是否能夠領會到朝鮮人民這樣的血海深仇？……祖國，媽媽！你的兒子，今夜在這燃燒着的廢墟面前，看到朝鮮人民的災難，他对你更是關心，他從來也沒有象現在這樣对你深切的爱。啊啊！祖國那金黃色的麥地，綠色的稻田，火紅的高粱，珍珠一樣的大豆，噴射着濃烟的工廠的大烟囪；甚至從南方歸來時火車上擁擠的乘客，穿着整潔的粗布制服、說話和藹的政府工作人員，扎着紅領巾早晨上學的小學生；當經過廣州、武漢時千百萬人民歡迎的口號聲，鮮花，女學生明朗的歌聲，……這一切，現在想起來是多麼可愛啊。甚至解放戰爭中，那每一步走過的山頭、草原、雪地，冒着熱氣的冬天的鄉村的草房，老大娘端來一盆炭火的溫暖，這些該多麼令人想念啊！在出國前他和孫潔登上丹東錦江山，瞭望那美麗的、平靜的鴨綠江，那整潔的街道，那涼亭，那新戲上演的節目……，所有這些片斷的回憶，象電影似的在眼前涌現。於是他的思想又轉到今天收到的孫潔那封信上，不知道她現在在北朝鮮後方的什麼地方？醫療隊是否跟着部隊行動？她今夜是不是也和我有著同樣的回憶？……突然他感到自己身上責任的重大：我們必須保護這一切，保護祖國人民的幸福，保護媽媽、愛人的幸福……。但他又開始責備自己不該有這麼多的思想，現在就要迫近戰鬥，二十里以外的前面就是敵人，現在不是想這些

事情的时候。于是他把視線从那块燃燒着的白綢裙子上收回来，拿出筆記本，拔出自来水笔，就着火光，开始思考和准备着这一次的战斗动员。他写下了这样的几句话：“同志们，看看这个朝鮮村庄，看看这片大火，我們都明白，美国强盜都做了些什么！同志们看得很清楚，还用我說什么呢？我們很快就要投入战斗，叫敌人用血来还这些血債……”

徐林面对这雪夜燃燒着的廢墟，也有着大致相同于刘平的对敌人的憎恨和对祖国的回忆。但他並沒有想象多久，他很快地把思想集中到如何更周密的組織这个战斗，如何檢查每一个班，每一个战士的战斗准备。虽然，他們已在出发前組織又組織，准备又准备了，可是总觉得还有许多事沒做完。战士們的衣服都湿透，鞋袜被泥冻住，整整一宿沒有睡觉了；干粮袋也許澆湿了，枪也許又上锈了。想到这些，他馬上扔掉烟头站起来，向队伍大声說道：

“赶快把枪擦一擦，把鞋袜烤干，看看干粮袋湿透沒有。”他又解釋道：“鞋袜烤干，就不冷了。”他根据过去的老經驗：冷，多半是从脚；脚和鞋是行軍战斗的大問題。

于是，一片武器的撞击声，班长喊醒打瞌睡战士的說話声，战士們脫鞋脫袜时咒罵“稀泥”的話声……，打破了黑夜的寂靜。

天快亮了，但四外还是一片漆黑。

不远，傳來一陣一陣的炮声。

.....

这时候，徐林听到背后一个踐踏着泥濘的脚步声，他回过头看，是营部通訊員小李。

“报告！”

正在低头看笔记本的刘平也回过头来。

徐林亲切地问他：

“干什么？小李！”

小李微笑着回答：“营首长请连长、指导员开会去。”

徐林和刘平随着小李向营部走去。

营部就在离三连不远的另一堆大火旁。

全村唯一残存的破瓦房里点着蜡烛，各连连长、指导员已经到齐了。团政治委员夏其锐，正蹲在一个圆形的朝鲜饭桌前研究军事地图。他左眼蒙着一块白纱布，那是在抗日战争中一颗日本鬼子的子弹留下来的伤痕。他是那样聚精会神地研究着。教导员梁毅手里拿一根红蓝铅笔，眼睛也在顺着夏政委的手指看。好象他们刚刚在作了记号的山河、村庄公路上，已经决定了哪一个连队向前进攻的方向；已判明敌人阵地的具体位置。营长朱立明刚放下电话机，——他向参谋处要完补充的反坦克破甲雷，一看挤满了全屋的人，说道：

“都来齐了吧？”

教导员梁毅站起来，灯光照着他缺少睡眠带着黑影的眼圈，

“现在开会吧，由夏政委传达情况和任务。”

夏政委放下地图，站起来。在灯下，他的身材更显得高大，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：

“怎么样？这八十里地的行军，战士们的情绪怎样？爬山